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劫餘灰
第七回 機警芳心百般運計 淋漓箴血一紙呈詞

且說婉貞自此日之後，天天教阿鳳寫字。阿鳳仍是天天晚上伴著同睡，婉貞明知他是防範自己，也故作不知。阿三姐每日回來，婉貞總是笑語承迎，故意自家怨恨傷痕不癒，不能早到船上應客，騙得阿三姐信以為真，十分歡喜，交代阿鳳，小心調護，他要吃甚麼，家裡沒有的，你便告訴我。婉貞聽說，便慇懃致謝道：「媽媽這等疼我，我過幾天傷痕好了，應起客來，每天至少要弄他十個大元寶，孝敬媽媽呢。」說得阿三姐眉開眼笑，說道：「看不出這個小丫頭，倔強起來天也不怕，地也不怕，討好起來，卻比那些賤人高出千倍萬倍。等你做過三五年生意，我親自替你揀一個好老公嫁你。」好婉貞，居然能斂住羞慚，笑語拜謝。這些鴛鴦，本來喜怒無常，有時婉貞誤觸其怒，一般的賤人長、賤人短的亂罵。婉貞也只默默低頭承受，有時還賠笑認罪。所以阿三姐越是放心他，只當他是多年的買女，並不當他是個新來的了。一日復一日，光陰易過。婉貞看看身上傷痕，將近全愈，有幾處已經結了厚疤，只等疤蓋脫了，便好了，心中暗暗著急，想道：「不趁這幾天行事，等果然傷痕痊癒了，他要我到船上去，卻拿甚麼推托。」正在想著，恰好阿三姐回來，面帶喜色，問婉貞道：「姑娘，你的傷都好了沒有？」婉貞道：「差不多了。」阿三姐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好了也罷了。我告訴你，昨天晚上府裡的文案王老爺，到我們船上來說，廣東的甚麼台，升到此地桂林做撫台，這裡桂林的撫台，又升到福建去做制台，大約下月十五左右，新撫台要到桂林去，經過這裡，總有幾天耽擱。下個月底，舊撫台要到福建，也走這裡。過這兩幫大過客，都是些大人、大老爺。阿彌陀佛，你快點好了，到船上去，好歹趁這個鋒頭，發一個大利市。或者那一位撫台大人，看中了你，阿彌陀佛，那賞錢下來，不定一千兩、八百兩呢。」婉貞笑道：「只怕我沒有這種福氣。正是，我有一句要緊話，要告訴媽媽，一向放在心上，不曾說得。此刻我的傷也要快好了，將近要做生意了，所以也不能不說了。」阿三姐笑道：「你了了了，說了許多，到底要說甚麼。」婉貞道：「我今年正月，在家的時候，曾經叫一個算命的，算算今年的流年。他算我今年五月裡一定要死的，那時我嚇怕了，問他可有甚麼解救。他說，若有救，除非到城隍廟裡，許下個願，便可以逢災變福，遇難成祥。我便依他，去許了願。如果遇死不死，便香花、燈燭酬神。媽媽，這個是幾月了，今日是幾時了？」阿三姐道：「今日五月二十六了。」婉貞拍手道：「媽媽，我前回不合自尋短見，是幾時，數到今天，還不滿二十天呢。遇了哥哥、嫂嫂，救活了我，你說這算命的靈不靈。」阿三姐道：「阿彌陀佛。不但算命的靈，菩薩也真靈。」阿鳳在旁插嘴道：「可惜那算命的不到這裡，若是到了這裡，我也要算一算。」婉貞道：「我就為了這事，要告訴媽媽一聲。此刻事情都靈了，我打算要到城隍廟裡去酬神。」阿三姐道：「這個容易，我明天代你去燒一爐好香。」婉貞道：「媽媽，這個不行。這也是那算命先生說的，許願要親自去許，酬神也要親自去酬，不然菩薩惱了，要加倍罰呢。況且我做了媽媽的女兒，也應該代媽媽燒一爐香，保佑你長生不老，怎好要你去呢。」阿三姐道：「你自己去也使得，只是要揀個日子。」婉貞道：「不必揀甚麼日子，初一十五，菩薩總來鑿香火的。我稟告過媽媽，不是初一去，便是十五去便了。」阿三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就等六月初一去罷，十五怕你全好了，要去做生意了。」婉貞道：「那麼就是初一去。」阿三姐道：「到了那天，叫兩頂轎子，叫阿鳳也陪你去。」婉貞道：「我們都是一雙大腳，怕走不動麼？我身邊又沒有錢，就是香燭錢，也要和媽媽借，不知幾時才有得還，還坐轎子呢。」阿三姐道：「你要走路去，也使得，好在這裡到城隍廟也不甚遠。」說罷又說了些家常，及那不三不四的話，便自去了。

從此日之後，婉貞便不吃葷菜說是齋戒燒香。阿鳳見他如此，也跟着要齋戒起來。婉貞笑道：「我為的是還願，才齋戒，你好端端的齋戒甚麼？」阿鳳道：「你還願，我要許願呢。」婉貞道：「你又許甚麼願？」阿鳳道：「我既然陪你去燒香，總沒有空到廟裡走一次的道理，自然也要燒香拜神，樂得順便許一個願。至於要許甚麼願，我此刻還打不定主意呢。」婉貞聽說，不覺暗暗好笑。阿鳳又道：「姑娘，我們明天再吃齋也罷。」婉貞道：「這又為甚麼？」阿鳳道：「今天才二十六，明日吃齋起，一直到初一，有五天不得葷腥到口呢。我們今天晚上殺一個雞，買些魚肉來吃了封齋，到初二那天，做開齋，豈不好麼？」婉貞吃素一層，不過是堅阿三姐等之信，何嘗是要齋戒。聽得阿鳳說，便順口答應了。阿鳳便去叫所用的老媽子，去買起魚肉來。自己家裡有現成養著的雞，便親自動手殺起來。

到了晚飯時，又燉了一壺酒來讓婉貞，婉貞生性不飲酒的，他沒法相強，便自獨酌，不覺醉了。一個人大笑大說的，亂到二更天，方才睡下。等得靠著了枕頭，卻就鼾聲大作，睡了一個更次。酒醒過了，翻了個身，不見婉貞在牀，吃了一驚。翻身坐起，卻見婉貞伏在桌上寫字，因說道：「姑娘，甚時候了，你還寫字呢。」婉貞道：「早呢，不過二更罷了。」正說話時，聽見更樓上冬、冬、冬、當、當、當，報了三更三點。阿鳳道：「姑娘當面撒謊呢。」婉貞笑道：「是我寫字寫了。你睡罷，我也不寫了，也要睡了。」阿鳳果然覺得酒醉困倦，便又睡下。

直至天明起來，見婉貞正在睡得甜濃，便不去驚動。直到辰牌時分，婉貞方才起來梳洗。對鏡理髮時，阿鳳在旁邊失驚道：「哎呀！姑娘，你的手上為甚傷了一塊？」婉貞自己看時，左手膀上綻了一條縫，有一寸多長，還有些血水滴出來。因說道：「你還問呢，昨天晚上，你吃醉了酒，拿了一把果刀，亂跳亂舞，我怕你傷了自己，忙過去搶，卻被你割了一刀。」阿鳳吃了一驚，頓然呆了半晌，道：「我記得沒有動手，不過多說點話罷了。」婉貞道：「你自己吃了酒，亂了性子，傷了人，還抵賴呢。難道我自己割了一刀，賴你不成？我回來告訴媽媽，說你吃醉酒要殺我。」阿鳳慌忙道：「好姑娘，你饒了我罷，告訴不得的。」婉貞道：「這為甚麼？」阿鳳道：「你自己不知道，你此刻是他心上的肉了。經我眼看著買來的人，有七八個了，他待得總沒有你好，背後頭總說你是梧州闔埠的第一個人材，他將來發財養老，卻靠在你身上的了。你若告訴了說我殺你，他怕不先殺了我呢。」婉貞撲嗤的笑了，道：「那麼，你還賴不？你再賴了，我一定告訴。」阿鳳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好姑娘，我不敢賴了，是我醉後失手，得罪了你。你饒了我罷。」正說話時，阿三姐走了回來，一面進門，一面問道：「姑娘，今天好點麼？」婉貞忙垂手掩過傷痕，道：「多謝媽媽！好點了。再過六七天，包管可以跟你到船上去了。」阿鳳看見如此，方才放心。阿三姐又說了些閒話，指點了些家事。

正欲出門，忽然又止住，對婉貞道：「六七天之後，你便可以出去了。我想叫個先生到家裡來，先教會你一兩支曲子，可以暫時應酬。」婉貞聽了，頓然一呆。連忙正色道：「唱曲麼，我不幹那個。」阿鳳道：「這是做姑娘一定要的。」婉貞道：「你懂甚麼！不信，你問媽媽。古時候的出色姑娘，那個是靠著唱曲子的？那一個不是琴棋書畫，詩詞歌賦，樣樣都來的？你看我出場給你看看，若是不懂琴棋書畫的村老客人，我還不理他呢。越是上等客人，越是歡喜這些琴棋書畫。包你來的都是好客，我學曲子做甚麼！」阿三姐道：「你真是都懂的麼？」婉貞道：「我長了十六歲，讀了十七年書，怎的不懂？」阿鳳大笑道：「你撒謊也不會。十六歲的人，怎麼會讀了十七年書呢？」婉貞道：「我在娘胎裡，先讀了一年，才出世的，怎麼不是十七年？」說的阿三姐、阿鳳，一齊笑了。阿鳳道：「莫說琴棋書畫了，姑娘就是這一張嘴，也就夠應酬了。叫我們學一輩子，也學不會這種說話。」當下說笑一陣，阿三姐去了。閒話少提。

光陰易過，轉瞬到了初一這天。天未明，婉貞便起來梳洗。阿鳳驚醒了道：「早啊，起這麼早做甚麼？」婉貞道：「燒香要燒頭爐香，怎麼不要早點。」阿鳳聽說，一骨碌爬了起來，忙去梳洗。一面到對房，連拖帶拽的，大聲叫起阿鳳。婉貞道：「叫他做甚麼？」阿鳳道：「婆婆交代過，叫他陪我們去呢。」婉貞暗想：「這是防到我逃走呢。你看得我同三歲小孩子一般，這裡人生路不熟，叫我逃到那裡去？」一面梳洗完了，天色方才平明。阿鳳叫起老媽子關門，三個人一行向城隍廟去。

到了廟內，婉貞先燒了香，隨後阿鳳也燒香磕頭。拜過了正殿，婉貞又要拜後殿，拜了後殿，又要拜這樣，拜那樣。末後，連兩廊下畫的十王殿，也要一一拜過，俄延了兩個多時辰。婉貞正在心焦，忽聽得廟外一聲叱喝，鏗鏘鏗幾聲鑼響，外面抬進一位官來。婉貞抬頭看時，那銜牌是「特授蒼梧縣正堂」，因拉阿鳳道：「我們走近點看看，我向來還沒有看過官是怎樣的呢。」阿鳳

道：「我害怕，不去。」婉貞道：「你害怕，我自己去看。」說罷便走，阿鳳也趑趄著跟在後面。此時那縣官已經在神前行禮，婉貞閃閃縮縮，愈走愈近，看著那官行完了禮出來，在丹墀上轎。轎夫正要抬起，婉貞忽然大喊一聲：「冤枉啊！」聲才出口，便用力擺脫了阿鳳，飛奔到轎前，攀住轎槓跪下，懷中取出一紙呈詞呈上。旁邊伺候的人連聲叱喝，有個便要舉馬鞭來打。那縣官在轎裡，看見那呈詞只是一張白紙，卻寫的是紅字。留心一看，卻又不類銀朱，心知有異。接過手來，原來是血淋淋的血書。便喝住差役，把呈詞先看個大略。只見寫的是：

具呈詞難女朱婉貞，年十六歲，廣東南海籍。稟為途遇拐匪，陷身火坑，不甘自污，乞恩超豁事。竊難女於某月日，由南海崗邊鄉原籍，隨同生父朱小翁，僱舟至廣州省城探親。半途被舟子將生父騙至岸上，遽爾解維，直駛至治下。將難女價賣與鴛婦阿三姐，逼令為娼。

那知縣官只看了這幾句，便叫婉貞道：「你退下去，再補一個合式的呈子來罷。」轎夫聽見說完，婉貞尚未回答，便要抬起來，那喝導的早哦呵的一叫。婉貞連忙拉住轎槓，道：「稟大老爺，難女被難在此，退下去無家可歸，一經離了官府，又被惡鴛等擄去了。」那知縣官沉吟了一會，叫過一名差役道：「你好好帶這女子到官媒那裡去。」說罷起轎去了。

阿鳳被婉貞掙脫時，見他跑到官轎前，也還不知就裡，只嚇得軟癱做一團。那阿鳳本來有幾分呆氣，又蠢又戇，看見婉貞到轎前跪下，遠遠的也對著官轎磕頭。及至官去了，只有一個差人同婉貞在那裡，夫妻兩個不知好歹，便走近前去，問道：「姑娘，怎樣了？」婉貞冷笑道：「怎樣了？少陪了。」阿鳳道：「回去罷。」被那差役一聲喝斷，把婉貞帶到官媒處，暫時安頓。

卻說那蒼梧縣知縣姓李，名琛，表字珉卿，年紀約有五十多歲，是一位名進士出身。當下收了婉貞的呈詞，打發開去，就在轎內看他那呈詞的下文。是：

竊難女幼承姆訓，粗解女儀。門第雖未媼夫簪纓，家世本相傳以清白。驟罹污辱，情豈能甘。若受羈縻，計無所出。沉復鞭撻笞鳳，淫施假母之威；叱燕嗔鶯，恣發狂且之吠。言難入耳，體乏完膚，逼迫之勢難堪，堅貞之志不泯。伏念守身如玉，箴言垂女誠之篇；斷臂投梭，奇節仰古人之范。用拼一死，悄投午夜之縲；視此餘生，已若朝晨之露。詎料折磨未了，冥府不容；一尺之階，解救得蘇；微軀復入，千層之網。夫救人者，豈淫龜惡鴛之仁哉；蓋利我者，在惹蝶招蜂之計耳。是故返魂香！，繼以鞭「，切齒恨深，益加荼毒，求死不得，虛生何為。況乎貞白之志操雖堅，強暴之橫施可慮，用是權宜划策，笑語為歡。設詞緩其淫威，具狀訴茲苦楚。托禮神以離虎穴，伏孔道以俟冕旌。瀝血陳情，沾仁瀆稟。伏乞恩施雨露，拯我餘生，威震雷霆，懲茲巨惡。謹稟。

李珉卿看完了，暗想：「這女子可煞作怪，他情急到刺血作稟，還有心情去弄駢體呢。且等回到衙門問他一堂，便知端的。」正是：

已憑權術全貞節，猶復推敲運匠心。

未知李知縣問過一堂之後，如何發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